

攻
媿
集

攻媿集卷五十三

朱

樓

鑰

撰

序

六老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至于積則非一人之爲一日之力而後慶爲有余慶至于有余而後能備能順哉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國公際遇真

主于龍潛之日光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
專國秉皇上篤舊學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綏其身榮
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上印綬則賜第
于京師挂衣冠則分湖之一曲雍容進退爲國元老四
方之人無不以備福爲可羨而未知夫備之至也始丞
相事母齊國太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鼎之養
同班之儀照映今昔凡孝于親者親其身欲冀望萬一
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年登八
表其女兄八十有三四弟亦皆六十餘矣一門同氣咸

壽而康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嬉戲如小兒狀鄉閭親識
歎仰盛事咸請繪而爲圖丞相曰幸哉兄弟無故是吾
門之餘慶也乃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
盛以上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爲歌詩播之樂府
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禮部侍郎某以次對奉
祠次子都官郎官某入制司議幕率羣從子壻皆盛服
環侍行酒授饗躬子弟職樂飲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
耆英之集且有四人同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成
之無出于一家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

擅白眉之譽亦未聞以大耄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而又得燎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之有嘻茲始可謂備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爲之寫照逼真烏紗道服前奉女兒恂恂怡怡如欲笑語雖名位有高下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容薰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爲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隱德八行先生又以奧學絕識不言而躬行旣不得顯用于世福慶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絕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國愛民如子涵

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
寒俊薦進若不及位極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
日濬之本已厚而日培之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剋
核事者史氏之興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爲一善
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以媿矣
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盛不在茲圖乎
丞相顧鏞曰子爲我序此鏞不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
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語魯
太師翕如純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
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太師摯而下適齊
適楚入河入海必謹識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欲
用則猶可訪求也聖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去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衛混之
以兜離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時聚天下博洽之
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合于古而不可得蓋其聲

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
求之秬黍是以量也未有能吹律而求聲者而況于今
乎嘗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爲宮之法益以變宮
變徵而求八十四調調爲七聲其說甚備蓋本出于龜
茲而鄭譯首好之以傳于世乃與周官大司樂之說不
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樂書謂周禮止以圜鍾函
鍾黃鍾爲宮如三統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
四清聲痛夷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頗與其他論樂
者異閒居無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曰

胡器用舞曲無所不該其間重見者亦多要可謂浩博矣求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而又苦其舛誤無所攷證聞建昌陳使君刊此書與禮書竝傳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衆又亦互有得失併爲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芾爲南豐宰因以寄之南豐欲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矣精力日衰而氣習未除強爲少年書生事亦可笑矣校書如掃塵而況拙者尙望多聞之士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

使後來者有攷焉亦區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學而終無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益寡建安蔡季通久從晦菴朱先生游學問該洽持論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辨證謂雅鄭固已遠絕而燕樂尤爲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

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敘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
度若以累黍爲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爲律以
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爲黃鍾得唐史之
言而信故爲圖爲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
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歎曰
爲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日漓風
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宮與調
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
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

之歸于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
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
不能自進于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
科舉此志其遂申否乎季通此行得一觀頌臺之樂歸
而益攷諸書欲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解者猶不
如神解如萬寶常等人亦幾于神者恐非書所能盡季
通用功已深更加勉焉必無歉于我然後可傳諸人求
大樂之書而觀之尙俟後日

辨志錄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伯恭甫與鑰爲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模宏大而克勤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圖範之類不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于日用者以爲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擴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爲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

地步步就實其用意切矣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
其可法戒其可戒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
俾鑰爲之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
之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不能
有諸己則猶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無非嘉種然必藝
于土而後有苗有葉以至于實善必有諸己而後有所
謂美所謂大以至于聖神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
言往行蓋將以蓄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
必以有諸己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無負矣此書

初以帥初名後又改爲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爲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見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爲用此爲小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

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垂範
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
學楚金在江南旣爲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
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
逮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
友直文勛邵疎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班班見之
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有篤志古道傷俗
學之混淆爲書一編號曰復古

宋史藝文志張有復古編二卷

用功

數十年書成于大觀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爲前後

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鑄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攷證精詣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訛舛毫釐不貸讀者悅服無有異論聞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脩而末重與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甬傳于世款識銅字其體正爾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爲之也魏字從委從嵬或省山以爲韓魏之魏謙中爲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菴字謙中以爲當作閭而難于題扁山谷